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 第七回 孫臏演法退燕兵 鄒妃巧計燒王府

詩曰：宛溪霜夜聽猿愁，去國長如不繫舟。

獨憐一雁飛南渡，卻羨雙溪解北流。

高人屢解陳蕃榻，過客惟登謝朓樓。

此處別離同落葉，朝朝分散敬亭秋。

卻說孫臏回騎飛走，都尉挺槍躍馬，緊緊追趕。孫龍、孫虎大怒，把槍一擺，八員偏將，亂撒徵駒，發聲喊，把孫臏團團圍住。亞父心下自思：「此地諒難脫身，不如做個金蟬脫殼，善退了燕兵，方為正理。」想定主意，口念真言。只見那青牛四足生雲，騰空而起。眾將忽見孫臏起在空中，看得目瞪口呆。遠遠望見，墜落吊橋左邊。都尉手招二子快快趕去。只見孫臏著了急，騎著牛就去扒城。孫龍對孫虎道：「你看，三小子騎著牛兒扒城，一蹬蹬的將到城垛了。」都尉道：「快些放箭，休被那畜生扒進城去。」孫龍正要開弓，只見那牛前蹄扒不住，往後一仰，連人帶牛，咕咚一聲栽落在城根底下。

孫龍、孫虎見孫臏跌下城來，齊伸戰馬，趕上前來。都尉大叫道：「要拿活的，莫要放走了。」弟兄冒水過河，搶至跟前，只見孫臏坐往地下，揉腰搓背，「阿唷，罷了，跌著腰了。」弟兄二人離鞍下馬，孫龍就伸手連冠帶發攔住，冷笑道：「好小子，你也被我拿住了。」這孫臏滿眼落淚道：「大哥，可憐見罷。」孫龍道：「我肯可憐你，二賢弟把馬鞍繩解下來，快綁著他。」孫虎上前，就繩纏索綁，緊緊捆住。孫都尉望見已經拿下，就回營去了。孫龍道：「不要饒了那攘刀子的夯物，全是這物駝著他作怪。」孫虎道：「等我來打死他。」隨即摘下鋼鞭，高舉過頂，盡著力氣，照那青牛咔嚓一下，只打得火星亂冒，把虎口都震麻了。那只牛兒叫一聲。孫虎道：「好結實的牛兒，這麼一鞭打得他無事，真好利害。」孫龍道：「等我來。」把皂纓槍一展，兩手加勁望著那牛肚上咔嚓刺了一槍，只見那牛兒猛叫一聲，動也不動。孫龍道：「果然利害。」收回槍，端個平準，盡著氣力又刺上一槍。一聲響亮，把槍折去了半截，那牛又猛叫了一聲。孫龍氣起來，趕上去，細細看，那裡是活牛，是一頭石牛倒在地下。孫龍驚異道：「原來是石牛，怪不得三小子騎著他作怪呢。」孫虎道：「去了罷。」兄弟二人就把孫臏橫擔在馬上，捆綁結實，過了護城河，竟奔易州的大隊。到了營門，把孫臏推落塵埃。孫龍、孫虎上帳稟見：「父親在上，為兒把孫臏拿來了。」都尉道：「既然拿了逆子，不必見我，把他打進木籠裡頭，你兄弟二人好生押解回國，恐防路上搶劫，要加意小心。」兄弟二人答應，轉將下來，把孫臏打進木籠，裝上囚車，著八員勇將，保護都尉，傳令拔寨回兵。正是：

鞭鼓金蹬響，人唱凱歌聲。

且說都尉收兵，星夜回國。孫龍、孫虎押著木籠，大隊人馬回轉易州。進了都城，孫操吩咐龍虎二人：「你把這逆子慢慢推進朝來，我先進朝啟奏。」言罷，催馬進朝。孫龍道：「雖然這小子無情，貴人為他朝夕思念，今日拿進易州來了，此時面君，未知生死存亡，何不把他推進府中，使他母子相見一面也好。」孫虎道：「大哥說得有理。」兄弟二人把囚車推進燕山府。至銀安殿歇下，大小家將都來圍著囚車，看看三公子，個個替他擔憂嗟歎。孫龍忙進後堂，雙膝跪下，口尊母親：「不肖兒拿了孫臏來了，現今在銀安殿上。」貴人聞言大喜：「待老身去看來。」八個丫鬟扶著燕丹公主，來至銀安殿上，就問：「我嬌兒在那裡？」眾家將閃開，把術籠顯露出來，孫龍道：「那木籠裡頭就是了。」貴人移步，來至跟前，手扶著木籠往裡觀看，只見三叉冠，魚皮靴，果然是我的嬌兒了。這宮主看見，兩淚交流，口叫嬌兒：「都是你父當年之錯，將你賣與東齊，令你心中含怨，不肯回轉燕山。我和你母子分離多年，遠隔東西，你雖怨都尉糊塗，亦當念我十月懷胎，三年哺乳，如何抵死不肖肯轉家園？如今囚在木籠之內，未知當今聖意若何，真是又加我一層憂慮了。」貴人痛哭多時，孫龍在旁看見，罵道：「好逆子，母親望著他哭，他眼皮也不動一動，這等膽大。」孫虎道：「你看他低著頭，想是睡著了。」孫龍心中大怒，手中按劍道：「好逆子，先賞你一劍。」貴人連忙攔住：「莫要動手。」孫龍那裡肯依，一手仗劍，往木籠裡一戳。拍的一聲響亮，火光亂迸，把劍尖也崩了一段子。細細看，那裡是孫臏，原來是墳塋上一個石人。眾人來看，吃驚不小。公主大怒道：「好逆子，為何把個石人裝在木籠之內，騙我老眼昏花，對著他哭了半日，是何道理。」孫龍孫虎慌忙跪下，叩頭道：「為兒怎敢騙哄母親，兒在陣前拿住了三小子，千人共見，打入囚車，在路上還是哭哭啼啼，再三哀告。誰想推進燕山，變了石人，一定又是孫臏顯他的神通了。」貴人道：「你等起來，母子到底是不能見面了。」恨恨回轉後堂不表。

且說孫龍、孫虎，十分驚慌，連忙走馬進朝。孫操一見，就開言問道：「那逆子推進朝來了麼？」龍虎等道：「不好了。」就將貴人哭他的話，滔滔說了一遍。孫操大驚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。此事虛費國家錢糧，又得了詐君之罪了。」正在為難之時，忽然聽得淨鞭聲響，昭王升殿。孫操令侍衛把二子並自己捆綁起來，俯伏在丹墀之下。昭王一見，嚇了一驚道：「都尉為何如此？」孫操父子叩頭道：「我父子有欺君之罪。」昭王道：「罪從何來？」孫操就把拿獲孫臏，到了燕山變了石人之話，細細奏說一遍。昭王道：「孤曾勸你莫去，你苦苦要去，卻不知道你那兒子神通廣大，變化多端，如何容易被你拿獲。枉費了錢糧，空勞你辛苦一場，怨你無罪。」傳旨，令人解了他父子的繩索，回燕山府。父子三人叩了頭，謝恩回府。昭王退朝散班不提。

且說孫臏，用金蟬脫殼之計，將易州兵馬退回本國，隨即騎牛進朝見駕，禮畢奏道：「臣孫臏托主上洪福，不用張弓折矢，退了燕兵，將來繳旨。」閔王聞奏大喜，宣上殿廷，賜繡墩坐下。閔王開言道：「多感亞父先生，盡忠為國，善退燕邦人馬，孤心甚喜。」蔭封一子在莒州為掛帥總兵，鎮撫一帶地方，歲加祿俸三千石，內臣排宴賀功，孫臏叩頭謝恩，宴罷出朝，閔王駕轉回宮。孫臏領了憑印，擇了吉日良辰，打發義子孫安先同夫人瓊英，上莒州赴任，這話不提。

且說閔王散朝回宮，鄒妃接入昭陽坐下。娘娘開言，口尊：「吾主往日散朝回宮，還往玩花台耍樂，謳歌燕飲。今日退朝，為何如此之晚。」閔王道：「御妻有所不知，只因易州燕山孫臏，領大兵前來要子回國，兵困臨淄，文武驚惶，孤也無計可施，多虧南郡王亞父，為國忘親，盡忠不能盡孝，得他妙計良策，不用張弓搭箭，將燕國的人馬退回，保全了臨淄城池，免受兵戈之苦。故此在三傳殿擺宴，與亞父慶功。天色將晚，不能與御妻同往玩花台耍樂了。」鄒妃道：「原來國家有警，幸得郡王善退燕兵，不知吾主可曾加封南郡王否？」閔王道：「南郡王功高爵顯，無可加封，孤蔭他一子，封在莒州，歲祿三千石，以報亞父之功。」鄒妃聽罷，默默無言，暗想：「昏君無道，賞罰不公。太師無罪而遭貶，別夫格外加封。此恨難消，我若不能擺佈這別夫，誓不為人。」想罷，開言口稱：「吾主，臣妾有事不明，敢問這南郡王是那裡人？是何等出身？」閔王笑道：「這是御妻明知故問了，豈不知南郡王他是易州燕山燕昭王的外甥，瑞陵君孫操之子，燕丹公主親生，名臏字伯齡，在天台山得道，稱廣文仙子，又號了一真人。」

鄒妃道：「既是燕國生長，為何在我東齊為臣？」閔王道：「御妻有所不知，只因前朝有孤的祖母，鍾無豔娘娘，大戰滄州，將燕丹公主制伏在馬下，頂門白氣升空，知他身懷六甲，有了孫臏在腹。祖母早知其情，與燕丹公主拜為姐妹，用黃金買下孫臏，與東齊治事，數年以來，屢建奇功，封南郡王。今日退燕兵有功，蔭一子為莒州總兵，食祿三千石，此是亞父的來歷，御妻可明白否。」鄒妃聽聞一席之語，微微冷笑。閔王道：「御妻為何哂笑？」鄒妃道：「非是臣妾膽大，褒貶功臣。依臣妾看將起來，這孫臏外表謙和，內藏奸詐，主有非常之變，不測之憂，吾主不可不防。」閔王笑道：「何所見有非常之變，不測之憂，請道其詳。」鄒妃道：「南郡王亞父，雖說在東齊為官，他父兄現在燕山，父子有天性之恩，亞父在齊一日，孫操懸掛一日，終久成災，只恐吾主措手不及。那時悔之晚矣。」閔王道：「梓童所言，深為有理。只是南郡王忠心為國，焉肯改變初心。」鄒妃道：「可見吾主太忠厚了。南郡王雖然不變初心，他父兄不肯善罷干休，屢屢興兵前來要子，非止一次了。倘一時觸起天性之恩，內外夾攻，蕭牆之

禍，難以防備，錦繡江山，諒非吾主所有，那時悔恨就遲了。」閔王道：「梓童到也慮得是，細想這南郡王在這裡一日，孫操怎肯干休，只管興兵前來索取。梓童的高見不差。但是如今何計防他？」鄒妃道：「天長地久，那裡防得許多。不如一刀兩斷，方絕禍根。但是孫贖有功無過，難以顯然誅戮，何不暗暗差遣得當能臣，將他府門圍住，前後放火，闔府俱焚，禍根盡絕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似為全善。」閔王大喜：「此計甚妙，不知何人可當此任？」鄒妃道：「我想侍講齊東，見識高明，忠心為國，宣他人宮商議，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，望吾主參詳。」

閔王點頭，隨命內侍宣齊東進宮。不多時，齊東入宮見駕，行禮已畢，跪奏道：「不知吾主宣召微臣，有何聖諭？」閔王道：「卿是孤家股肱之臣，機密之事不妨相商。」遂將鄒妃所慮之言申說一遍。齊東原是鄒文東一黨，聽罷閔王之言，膝行半步，尊一聲「聖主與娘娘大駕在上，若論南郡王在東齊，到底是個禍胎，娘娘的高見良謀最是遠慮，如今既要害他，不知如何調度？」閔王道：「今晚三更時分，命愛卿帶領御林軍三千，將南郡府圍住，用乾柴烈火硫磺礮，將他府前府後四下安排，孤在五鳳樓觀火，愛卿只看五鳳樓信火一起，即便動手，不可有誤。」齊東道：「既然火燒王府，非同小可，倘有文武來救，如何發落？」閔王道：「不論王親國戚，但來救火，即使綁赴朝門，孤當定罪。」齊東領旨出宮，點齊三千御林軍，又回到自己府中，傳令大小家將：「聖上有旨，令今晚三更，各帶乾柴礮，將南郡王府圍個水洩不通，放火焚燒。不許放走孫贖，違者定按軍法。」眾軍聞令，個個張口吐舌，交頭接耳，唧唧噥噥，心中說：「齊東是何等之人，也傳下令來。」齊東見三軍不動，就知有了異心，當下大怒道：「你眾軍休得狐疑，此是奉當今聖旨，如有違誤，全家抄斬，非同兒戲。」各軍官聞言，跪稟道：「願聽老爺指揮。」這齊東吩咐道：「起來，各去準備應用之物，努力向前，自有重賞。」

不言齊東調動三軍，且說孫贖坐在府中，全神養氣，收攝先天，不覺一陣心血來潮，心中驚異。袖占一課，就知來意。口中嗟歎，慘然下淚。細想：「雖是昏君不仁，也是我應當歸山返洞。」想罷，就傳門人侍候。袁達聞喚，即上銀安殿，在旁侍立，朝上觀看，只見仙師默默無言，眉頭不展，面帶愁容。滿腹狐疑，口尊：「師父，不知呼喚弟子進來，有何使用？」

孫贖道：「我貧道在全山在收你們兄弟幾人？」袁達道：「怎麼師傅忘了，我兄弟們共是一百十五人，弟子與李牧、獨孤陳三人為首，展力、展凱、吳解、馬升、宋龍、魏虎等俱在朝中受職。」孫贖道：「你既是我的大徒弟，今晚有事托付於你，你可盡心，不許走漏消息。」袁達道：「師傅有何吩咐？弟子謹遵。」孫贖道：「你遵我的言詞，將府中大小人等，不分老幼男女，趁此黃昏之時，俱各速離府門，听其自便，不許容留一人在府。倉庫中財物，聽憑搬運，雞犬也不留一隻。在一更天散盡，不許違誤。」袁達領命，轉將下來，心中暗想：「這老道又不知弄甚麼鬼呢。」黃昏時候，連忙即收結搬家，可搬到那裡呢？不知是那裡的帳，只得曉諭府中大小人等，立刻搬運，不許容留一雞一犬。真個是人多好做活，頓刻間螞蟻窩一般，吹灰之力，把一座南郡王府搬個罄盡，寸草也不留。袁達上殿繳令。孫贖在袖中取出兩聯柬帖，遞交袁達道：「這一聯即送與三家賢王，若到急難之時方可開看。這聯交與你，你到明早會全眾門徒，俱到我的府門來，才許開看。有貧道的遺物在內，休得遺誤。」袁達道：「弟子謹遵。」接過柬帖來，藏在懷中。孫贖道：「你也不必在此伺候，回歸私宅去罷。」袁達道：「師傅今晚為何把弟子也趕了？府中的人一個也不留，不知道是何緣故，求師父說個明白，弟子也好放心。」孫贖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此事若是袁達知曉，必然惹動刀兵，有殺害之慘，如何使得。不如權且遣他為妙。」想罷，開言道：「貧道今晚要招請眾神天將下凡，恐府中你等喧雜，不當穩便，故此將眾散開，以便作法行事。」袁達道：「弟子跟師父多年，從不曾看見天神怎麼模樣，今晚弟子見見天神，也是跟師傅一場。」孫贖喝道：「好孽障，你是凡夫，怎會得天神，還不快出。」袁達無奈，只得出了府門。

此時樵樓已交二鼓。齊東率領御林軍，將前後府門團團圍住了。孫贖的腳力早已控在殿下，淒然歎道：「我在東齊，只落得這樣子了。不如去罷。」隨即駕拐下殿，到了月台，在背後取下杏黃旗，托在掌中。這杏黃旗乃元始天尊授與姜子牙滅紂興周、封神斬將的。後來傳與孫武子，孫武子就將三卷天書、六甲靈文連杏黃旗沉香拐、盤角青牛，總交與鬼谷子王禪，吩咐道：「日後有姓孫的上雲夢山修真，這就是我的後身再轉為人，必將此數件法寶傳給與他。」鬼谷子遵依師命，果然後收了孫贖，修真成道。鬼谷子就將天書、旗、牛等件，盡皆傳授明白。這杏黃旗展一展，天昏地暗，展兩展日月無光，展三展諸神降臨。閒言少敘，且說孫贖將杏黃旗連展三展，口中念咒，奉請風火二神，四方揭諦，霎時間只見眾神各現其身，口稱：「真人奉請吾神，何處使用？」孫贖道：「無事不敢冒瀆尊神，只因閔王無道，聽信奸妃之言，放火焚燒王府，此是天意，應該歸山返洞，借助火神，將火門閉住了，不可延燒民居，並煩風婆婆將風口袋打開，對正王府，風助火勢，頃刻將南郡王府燒完。更煩揭諦尊神一位，入火中裝作貧道，大叫三聲。第二位入火中裝作我的青牛，大吼三聲。第三位也入火中，裝作府中人等，作雞犬之聲，哀叫不止。第四位神祇裝作十五家門徒，哀聲慘切。不許違誤。」眾神謹遵法旨行事去了。那孫贖轉入銀安殿，秉正坐下，靜候消息不提。